

似水流年

冬至饺子香

□ 赵学潮

当冬日的寒风再度呼啸，白雪如精灵般纷纷扬扬地飘落，将大地银装素裹，仿佛人间仙境，我便知道，冬至又悄无声息地来临了。这个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节气，总能触动我内心深处的情感。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无比怀念母亲亲手包的饺子，那熟悉的味道，就像穿越时空的暖流，让我久久回味、难以忘怀。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的思绪总会不自觉地飘向那些纯真而温馨的过往。特别是冬至这一天，家家户户围坐在一起共享饺子的温馨场景，更是让我心生无限怀念。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在《小至》中所描绘的那样，“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不仅是自然界季节的交替，更是家的温暖与希望的重生。

记得儿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生活总是充满了艰辛与不易。但母亲常说：“冬至是很重要的节日，冬至大于年。”在她心中，冬至不仅是节气的转换，更是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刻。因此，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母亲都会倾其所有，让这个日子变得独特而温馨。

冬至这天清晨，母亲便早早起了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她会精心挑选一块白嫩的豆腐，从地窖中挖出几个鲜脆的白萝卜，再细心地清洗干净。这些精心准备的食材，都是饺子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馅料。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准备这些食材的过程，也仿佛寄托了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冬至的无限期待。冬至之后，日光渐长，远在他乡的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思念起远方的故乡，这些食材也承载着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节日的期盼。

早饭过后，母亲会用她那灵巧的双手，将白萝卜和豆腐细细切碎，再加入早已备好的葱花、姜末等调料，均匀地搅拌在一起，做成香气四溢的饺子馅。整个过程，母亲都显得那么专注而用心，仿佛是在雕刻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母亲手中的饺子馅香气扑鼻，仿佛家的温暖和节日的喜悦都被包裹其中，令人陶醉。

接着，母亲会将面团切成小块，再将一块块面团擀成薄薄的饺子皮。然后，她轻轻地将馅料放在面皮中央，对折、捏紧，一个个小巧精致的饺子便在她的手巧中诞生了。每当这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饺子皮，学着母亲的样子，尝试着包一个属于自己的饺子。虽然我的饺子总是包得不太规整，但母亲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用她那温柔的声音鼓励我：“不错，有进步！”

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时，全家人都会围坐在一起，共享这顿难得的盛宴。饺子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令人垂涎欲滴。我们一边品尝着美味的饺子，一边聊着家常，感受着家的温暖与幸福。那一刻，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仿佛烟消云散，只剩下满满的幸福与满足。正如古人所期盼的那样，冬至的饺子，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团圆的象征，承载着家人之间深深的爱与牵挂。

如今，每到冬至这天，妻子也会包饺子。吃着妻子包的饺子，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包饺子的情景，那份味道、那份情感，依然让我魂牵梦绕。那些美好的时光，那些与家人团聚的温馨场景，都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趣话节令

古代冬至文化习俗

□ 卜庆萍

冬至，又称“贺冬”“冬节”“交冬”，二十四节气之一，与夏至相对。冬至这一天，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冬至，在历史上还是我国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说。

周朝时期，夏历还没有启用，冬至成了周朝的新年元旦之日。周朝的冬至，曾是个很热闹的日子，宫廷和民间还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周礼春官·神仕》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这句话是说，冬至这天举行祭祀，以祈求减少平民百姓的饥饿和疾苦。

汉代以冬至为“冬节”，官府举行隆重的祝贺仪式，称为“贺冬”。《后汉书》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在冬节，官方例行放假，众官员停下手中的事务，以安心休息。廷内还会挑选能人之士，鼓瑟吹箫，以表庆贺。亲朋好友之间，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并聚在一起品美酒或结伴游玩，好不快哉。魏晋六朝时，冬至称为“亚岁”，民众需向父母长辈拜节，亚岁节一片祥和。

唐宋时期，冬至和岁首并重，是祭祀祀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蓄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可见，冬至这天人们更换新衣以及祭奠祖先，热闹景象如过大年。

明清两代，皇帝均有冬至祭天大典，谓之“冬至郊天”。宫内有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的仪式，而且还要互相投刺祝贺，就像迎接新年。

气始于冬至。冬至是养生的大好时机，冬至时各地有不同的风俗。在中国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风俗。俗话说：“冬至到，吃水饺。”北方许多地方冬至习惯叫做数九，流行过数九当天喝羊肉汤的习俗，寓意驱除寒冷之意。

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在江南水乡，还有冬至之夜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俗。

吃汤圆亦是冬至的传统习俗，在江南一带尤为盛行。“汤圆”是冬至必备的食品，是一种用糯米粉制成的圆形甜品。“圆”意味着“团圆”“圆满”，冬至吃汤圆，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家庭和谐吉祥。冬至汤圆又叫“冬至团”，可以用来祭祖，也可用于互赠亲朋。

在我国台湾，还保存着冬至用九层糕祭祖的传统。即用糯米粉捏成鸡、鸭、龟、猪、牛、羊等象征吉祥的动物，然后用蒸笼分层蒸成，用以祭祖，以示不忘祖先。

冬至既是时令节气，又是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古老传统节日，它承载了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寄托了从古至今老百姓的美好祈愿和祝福。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技艺恒久远 文明永流传

——从历史走来的榆林石雕

□ 曾德超



绥德石魂广场

同样有衣、食、住、行需求。既然如此，钟鸣鼎食者就想把生前的荣华富贵移植到死后的墓穴继续享受。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聪明的石匠用他们的手艺将日常生活场景雕刻于石，随着逝者入葬，各式各样的陪葬石雕就陪伴主人沉寂于地下，其中以汉画像石最具代表性。

汉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构石，时间段集中在东汉中期，有“绣像的汉代史”之称，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和历史价值。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四大区域，山东和苏北画像石以质朴厚重见长，古风盎然；河南画像石以雄壮有力取胜，豪放泼辣；四川画像石清新活泼、精巧俊爽；陕北晋西画像石纯朴自然、简练朴素。

榆林汉画像石是陕北画像石的代表，也是最直观、最真实的陕北图像资料。榆林汉代工匠们以石当纸、以刀作笔，在陕北随处可见的石料上采用各种娴熟技法，鬼斧神工地创作出一幅幅精美朴素的画面，题材内容广泛、构图形式华美、雕刻艺术精湛，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弥足珍贵的汉画像石艺术宝库。

普通老百姓“玩不起”奢侈的画像石墓葬，但也有办法通过石雕寄托精神追求。其中，以千奇百怪的榆林绥德石狮为代表。

虽然陕北地区不产狮子，但这并不妨碍绥德的能工巧匠雕刻出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石狮作品。或许正因为没有见过真狮子的模样，匠人们根据口口相传的口诀“十斤狮子九斤头，两只眼睛一张口”以及丰富的想象、朴实的情感、神奇的雕技，让冰冷的石头幻化出形态各异、夸张多变、妙趣横生，似狮非狮、神似貌离、神形兼备的圣灵。他们雕出的石狮有的天真烂漫，像稚气未脱的孩子；有的憨厚老实，如憨厚朴实的陕北老农；有的刚健威猛，如冲锋陷阵的勇士。无论是威严高大、置于庙宇高山的镇山狮，还是小巧可爱、置于炕头、守护生命的拴娃娃狮，都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凝聚了真正的写意传统、纯正的民族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炕头石狮（拴娃娃狮），是绥德石狮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以显著的地域特征、生动的雕刻技艺、浓厚的文化特征，融入千家万户，是与人最亲近的生命护卫。当大人外出劳作时，将幼小的生命拴在调皮可爱的小石狮子上，不仅是精神托付，更是安全托付。

榆林石雕是民族艺术瑰宝，记录着绵绵不息的生活印迹，凝聚着古老深厚的文明基因。石匠们怀着朴素的情怀、高超的技艺，在一块块冰冷的石头上一刀一刻、一雕一琢，创造出的不朽画卷，历经雨雪风霜的岁月磨砺、传承千年，散发出无穷魅力。

榆林石雕是多彩的现实剪影

榆林石雕随时光流变，又随时代传承，融合了历史记忆和当地民俗，又回到生活中去，在现实中仍焕发着勃勃生机。

榆林石雕见证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延安时期，横跨延河的石拱桥让两岸革命人士的沟通变得通畅便捷，延安中央大礼堂是老一辈革命家战略决策的标志性建筑。这些重要建筑的建造者绝大部分来自绥德一带，他们用精湛手艺建造起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率领中央纵队抢在敌人前

三秦风物

有一句歌词唱得好，“精美的石头会说话”，榆林不计其数的石雕艺术精品，就是这样的精美石头。它们从远古走来，历经石器时代粗壮大手的打磨、周秦汉唐盛世雄风的洗礼，宋元明清战争血泪的浸染，及至新中国薪新日月的照耀，形成了实用与艺术并存、传承与创新并蓄，历史与现实并茂的“会说话”的石雕奇观。

榆林石雕带着生活气息从远古走来

数百万年前出现的“石器时代”，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承载着历史的深远底蕴与人类的进化印记，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使用石器的能力得到跨越式发展，他们以粗糙却充满力量的双手，精进磨制技术，大规模生产使用石器，让原本粗犷的石器逐渐变得形态各异、功能多样，引领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

在榆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黄帝部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大夏王朝在这里开启繁荣序章，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的先进生产工具——石器。从那个时代开始，石刀、石斧、石铲、石铤、石镞以及石刮削器、研盘石、石纺轮、石弹丸等生产工具得以广泛使用。榆林出土的众多石器，线条流畅、棱角分明，不仅是一件件坚固实用的生产工具，也可称得上是寄予着原始审美情趣的艺术品，其中不少石器凝聚着古人的超前智慧。

窑洞是陕北人充分利用地质条件建造居所的智慧结晶。榆林一带的石窑洞，可谓是古人智慧的集大成者。为了让窑洞坚固耐用，有初勃的榆林汉子凿山开石，并运至挖好的土窑洞内，巧妙利用铆合关系，砌成石头窑洞，与窑口相接，形成天人合一的拱形石头建筑，既亲近自然又美观实用。

除了住所，建筑、用具的石器痕迹也比比皆是。如石街、石院、石墙、石阶、石门、石槛、石狮予、石门墩、石照壁、石窗台、石锅台、石圈、石厩等窑洞附属建筑物，既经久耐用又装点门庭。生产生活用的石碾、石磨、石桌、石凳，乃至石捣蒜钵子，不仅承载了生产、利用与储存粮食的功能，还诉说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爱。

榆林古代劳动人民还创造性发明了一些对现在仍有启发和实用意义的生活用具石器。因为榆林树木稀有，所以石匠就别出心裁地利用当地丰富的石板原料做衣柜衣箱，简单朴素又坚固耐用。为了更好地储存食物，匠人们又打造出了防鼠、防潮、防腐的石粮仓，储存粮食和蔬菜，还有升级版的，用六块石板套装而成，墙上小门安置于院内阴凉处，存放肉食可较长时间保鲜，颇有原始冰箱的意味。至于造型各异的石灯树，既是工匠们就地取材创造的照亮长黑夜的生活器具，更是一种吉祥物，寓意吉祥平安、幸福美满、薪火相传。

地处黄土高原的榆林，自然条件恶劣，贫瘠的大地四分五裂，沟壑纵横，但这里的工匠们一锤一凿在山谷里、河道上建造出一座又一座石拱桥，将支离破碎的山川连在一起，沟通了村庄和城镇、连接了内地与边塞，让壕沟变坦途，让往来人事见证着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奇迹。

榆林石雕不仅传递着劳动人民喜恶善用石器的伟大智慧和坚初不拔的豁达胸怀，还被赋予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榆林石雕是凝固的历史画卷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当石器从简单的生产工具上升到具有审美价值、寄托精神象征的艺术品后，就出现了石雕艺术。榆林石雕艺术与石器时代同步，带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历史厚重感，其价值不仅在于精湛的工艺，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

俗话说得好，“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北出的好石匠”。榆林这块神奇的土地，土多、沙多，石头也多，凭借优质的石料和精湛的雕刻技艺，孕育出了享誉全国的石雕艺术。每一件石雕都浸润着工匠洒落的辛勤汗水和精深的雕刻技艺，留存着祖辈们那些或浓或淡的生活时光。

最早的榆林石雕艺术，可追溯到4300年前的石卵时期，在其中一处巨大石城墙体上，镶嵌着一双目光突出、阔嘴獠牙的人面石雕，神情夸张，戴耳珥和冠饰，或许表达了当时统治者的精神信仰，石狮的“王”一定是希望这些图腾保佑他的王国长治久安、他的子民幸福安康。

有了图腾崇拜，有了等级差异，有了生来死去，就有了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好在古人有变通的办法，形成了一套关于生死轮回的理论：生命是永恒的，死亡仅仅是一种生命延续和转换的过程，是从阳世人间转换到阴间地府继续生命的旅程，

美文小札

盼雪

□ 文雪梅

祖母的喜悦。梅花似雪，雪似梅花，唯有暗香袭来时，让人眼前一亮，她是如此惊艳。她迎寒冷而开，剪雪裁冰，是坚忍不拔的人格象征。就这样，爱花的祖母给我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雪梅。从此，我和雪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盼雪，喜欢下雪的感觉。一夜初醒，推开窗，视野中素雅的白占了主角，亮得刺眼，多了一抹浪漫的意境。下雪了，昔日里喧嚣的世界，栖出一片安静，只剩下一些温柔的等待。这个时候，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和爱人手牵手，在雪地里漫步了。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雪里，生怕踩痛了美丽的雪花。一转身，身后留下熟悉的足迹，身上也不知何时落满了雪花。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盼雪，喜欢落雪的声音。都说雪落无声。其实，是这个世界太喧嚣了，我们的心开始浮躁，不能安静下来，认认真真静听雪落的声音。站在雪地里，把心房打扫

忽然间，十分盼望一场雪的降临，幻想走进飘扬着的飞雪间，那白茫茫的雪景瞬间美得让人窒息。地白了、树白了，全世界都雪白一片，白得纯净而耀眼。放眼望去，浩浩荡荡、纷纷扬扬的雪花一路翩跹起舞，满眼的白直扑怀中，六角形的雪花晶莹剔透，纯洁得那样迷人、美丽。轻轻伸出手，看着雪花慢慢化在掌心，别有一番情趣。

可是，这个冬天却不按常理出牌，小雪、大雪的节气已过多日，还没有见一点雪的影子，朵朵大朵的暖阳肆无忌惮地泼洒下来，羽绒服、厚棉衣都有些不好意思上身了，空气中好像有了春天的气息。冬日不见雪，总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一样。

雪，永远在路上，我们只能遐想和憧憬美好。对于雪，我自己有特殊的感情。娘生我的那年冬天，漫天飞舞的雪落了一地，昔日里光秃秃的小山村顿时银装素裹，蔚为壮观。风雪中一树独开的梅花却引起了